

1041
342
1949-1979

广东中、短篇小说选

第二集

(六十年代)

1949—1979

广东中、短篇小说选

第二集

(六十年代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1949—1979
广东中、短篇小说选
第二集
(六十年代)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93 毫米 32 开本 15.25 印张 1 插页 353,000 字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5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84 定价 1.30 元

编者的话

去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恢复活动后不久，就决定编选建国以来我省的小说、散文集，用这套选集驳斥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所谓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和“空白论”，并作为本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份献礼。

截至今年二月止，共编选了老、中、青作者创作的中、短篇小说三集，散文、特写一集。这些作品，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，从各个方面表现了解放以来我省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，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焕发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；反映了我省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、兴旺；显示了我省文学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壮大。

选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，有的已收入专集或结集出版，在读者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印象。这次编选时，个别篇章曾由作者或编者作了某些修改。为了使读者能看出时代脉络的发展，全书目录编排以发表、出版时间（也参照内容）为次序。中、短篇小说部分，按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装为三册；散文、特写合装为一册。

三十年来，我省小说、散文创作数量丰富，人材辈出；但因

人力、时间、篇幅的限制及材料搜集等许多困难，这次收入选集里的作品，只能代表其中的一部分，肯定还有遗漏欠妥之处；所选的作品，也未必都能代表作者的水平。我们在此特向作者和读者深致歉意。

三十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回顾以往的岁月，我们的文学事业和队伍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是经受住严峻考验的，在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惨无人道的摧残压迫下，也没能把我们打垮、砸烂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在今后更长的日子里，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，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，再接再厉，沿着新长征的道路奋勇前进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！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

一九七九年二月

目 录

鹿影泉声	杨 嘉 (1)
标兵	曾 炜 (23)
鸭寮纪事	陈残云 (33)
夜猎记	陆国松 (47)
在软席卧车里	欧阳山 (51)
骄傲的姑娘	欧阳山 (63)
梁旺叔和“小拖拉机”	余松岩 (70)
满院春风	陶 萍 (75)
林凤兰	张 绰 关振东 (88)
在群鸥伴送下	章 明 (100)
石头奶奶	杨干华 (110)
“奈何桥”上	易 巩 (115)
总结经验	张 况 (124)
灯塔奇缘	韦 丘 (137)
部长下棋	陈国凯 (153)
淡蓝色的闪光	刘望安 (163)
“铁笔御史”	王杏元 (176)
老贫农们	杜 埃 (187)
风浪	仇智杰 (206)
粮店风云	梁广道 (213)
选婿风波	杨干华 (219)

“三级主任”	王建雄 (225)
木工三代	林景安 (233)
水利军师	王 光 (239)
小刘的秘密	方 言 (247)
亲家	陈向阳 (253)
送柴	张漠青 (260)
瑶寨三月三	楚 杨 (270)
姊妹俩	郁 茹 (281)
一棵龙眼树	易 玟 (312)
俏妹子联姻	程贤章 (323)
一株“万年青”	陈荣光 (330)
冰消春暖	杜 埃 (337)
同房住的年青人	叶塞林 (382)
春花	贺 朗 (396)
“先生弟”	陈焕展 (407)
第四只碗	唐 瑜 (415)
红光大道	罗德祯 (420)
铁腿阿陈	梁 信 (431)
管天记	杨昭科 (438)
爷爷和孙子	唐 瑜 (447)
会议刚散	王细级 (451)
白撞雨	林振勇 (456)
趁墟	关振东 (462)
妇女主任	黄庆云 (471)

鹿 影 泉 声

杨 嘉

从琼中县城往北走，这儿地带介乎五指山群脉和白马岭之间，环顾尽是层峦迭嶂，眼下多是急流深涧，山道崎岖难走，而景色却异常雄伟壮丽。踏着羊肠小路，过了个把时辰，面前豁然开朗，一幅玉碗碧盘似的盆地，窝嵌在崇山峻岭之中。山上，是乔木参天，层云断峰，薄雾缭绕；山腰和山坡，处处村舍簇簇，掩映在苍林果树间，鸡犬相闻；山下，则是田园阡陌，稻浪起伏，牛羊结队。这时，你真个会象陶潜笔下的那位渔人一样，但眼前见到的并非误入的“世外桃源”，而是确有的人间胜地，令人感到顿时神怡气爽，心情欢畅！

这就是中平人民公社的所在地了。可是，你绝不会想到，在这充满生命活力和弥漫着宁静气息的一片绿土上，竟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；而这里一向深居野猎、刀耕火种的山上苗家，却先后跟黎族、汉族兄弟共同建立起高级农业社和人民公社，也是经历了一番十分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。

事情究竟怎么发生，又是怎样变革过来的呢？

这就得追溯到十七年前的往事说起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，国民党反动派在五指山区对当地人民

施尽各种残酷的迫害以后，便下了一道命令，限中平和南茂一带地方的苗族同胞，在三天之内，全都要下山登记，领取所谓“良民证”。

这时，高山上一个小小的苗村住着一家猎户。这家父子二人，父亲虽已年迈，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，性情善良、淳朴、老实，总以为他怎么对人，别人也一定会是怎么回待自己的。老猎人的儿子名叫马斯荣，年刚十六，早熟的躯体长得精壮、结实、饱满，由于日夕跟随父亲出猎，所以锻炼出一身本领，使起弓箭来是百步穿杨，打响那根古老的火药枪总是一弹数鸟，而挥动起钩刀时，便连碗口粗的蟒蛇也砍个一刀两断。他唯一没有从父亲那儿学来的，便是自己性格的孤僻、固执，而且还带着刚愎自负。听到国民党的通令，老猎人跟其他所有的苗人一样，个个愁容满脸、忧心忡忡，一股沉重和抑郁的气氛，笼罩着整个山区的苗族村落。

一天过去了。两天也过去了。第二天的傍晚，邻人张哥鲁来访。张哥鲁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老练而稳重的猎手，身材魁梧，体力刚健，在黑黝粗实的肌肤上，突起一络络的筋络，象是在古铜上雕出来的。他原来住在另一个山头，大半年前村子被国民党的军队烧光了，便带着妻女迁到这儿来。他走进马斯荣家中，老猎人招呼让坐后，递给他一根水烟筒。他接着坐下，烟没抽，便开口问老猎人道：

“你怎么打算呢？”

“还有什么别的打算！只好明天下山去登记就是。”

听到对方的这句回话，张哥鲁心里一急，放下了烟筒，便说：“你就这么相信他们？”

老猎人满脸为难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答道：“唉，没办法

啊！国民党来了，我们苗人象山头上的野兽，被赶的流来窜去，没睡过一夜好觉，没吃过一顿饱饭。到了这时，不信也得信。”

张哥鲁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也知道，我曾经是怎么从他们手里逃出来的。国贼来了几年，尽会说好话，可是一直没停过手杀人！”

“这回登记，就不会再杀了吧。”老猎人充满着幻想。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噯，要再杀人，还叫我们去登记领证干什么？”

张哥鲁警惕地说：“他们会这么好心肠？不！他们才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这里面一定有鬼！”

老猎人摇摇头，答道：“你，太疑心了吧？”

张哥鲁一下站起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是我疑心大，是国民党说的话靠不住！”

对方犹豫地望着他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“我不下山！明天，我就逃开！”

他们的谈话到此算结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哥鲁果然带着他的妻女，荷起猎枪，背后插着长短刀，挑着一些粮食和简单的衣物用具，走往别的山头去。

这一天晌午前后，烈日如火。在山野上，老猎人带着儿子，跟族人们一起，有的抱着幼孩，有的扶着老弱，有的还随身带备一些衣物，大家怀着沉重、忧虑、疑惑的心情，三五成群的陆续走向山下。

这时风停树静，溪泉幽鸣，林野寂寞。只听到国民党兵士作威作福的吆喝声：“快走！去登记领证呀，又不是去送葬！”跟着是拍的一声鞭响：“妈的，走不动，爬下去嘛！”接着又是霍的一声脚踢。……

一个国民党的军官，张开八字腿，站在山脚预先用树枝竹条围起来的空地入口处，叼着烟头，歪侧脖子，带着进动物园一般的心情在欣赏眼前的情景。

近千个男女老幼的苗胞，陆陆续续的集中到坡地上来了。那个匪军官指挥着兵士搜夺着苗胞们身上所有的光洋和妇女的饰物，之后，便仓忙地收拾起来。

苗胞们一直在焦虑地等待着，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目前发生的一切。起初，他们在相互耳语，碎声交谈。当他们看着那些官兵把钱银财物塞满了袋子，便急忙地想离开的时候，大家都忍不住骚动起来了。

老猎人这时突然从人丛中挺身而出，拦住那个匪官，问道：“长官，不是说要登记吗？”

“登记？”匪官一手擎高那个沉重的布袋，语义双关地答道，“这不是登记好了吗！”

“那么，证呢？”老猎人继续追诘。

“什么证？”匪官狡诈地故意反问。

“良民证呀！你们说是下山来就发的。”老猎人的声调振振有词，还带着压抑住的愤怒。后面便随着掀起了一阵应和声：“是呀，良民证呢？”

匪军官感到有点狼狈了，只得支吾地答话：“哦，……那一定会发的。”但一想念，他又突然凶恶起来，“你们急什么？快给我滚开！”

老猎人顿时感到了受骗的屈辱，象是有把尖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，愤怒和痛恨使自己一下说不出话来。他额冒青筋，涨红脖子，颤抖着回过头来望望大家；这种感受强烈地象电流似的传开了来，群情汹涌起来了，追迫而前。

匪军官闪缩着后退。几个士兵在他旁边挺出了刺刀，叱喝着壮胆助威。突然，他一眼瞥见马斯荣身后背着一根猎枪，便乘机伸手喝道：“慢着，把枪缴过来！”

这下倒把老猎人父子呆住了。马斯荣一声不响，把枪卸下肩头，两眼盯着军官，但是他却把枪递交给父亲。

父亲抚摩着手上这支虽然古老笨重、然而家传的唯一的火药枪，心中不舍地向对方恳求道：“这只不过是一支猎枪。它是我们苗人的饭碗、粮袋。你就让我留下吧！……”

那匪军官看见自己占了上风，便趁此采取攻势，虎虎地喝道：“哼，你敢窝藏武器？拿来！”然后就一手把枪攫夺过来。

父亲完全绝望了，不禁回身对儿子说：“唉，可恨我们不听哥鲁的话。……”

军官听到又紧张起来，立刻追问道：“嘎，谁是哥鲁？”

老猎人瞪着他，冷笑一声，“哼，他早逃到外面去了！”

匪官象攫住了什么似的，咆哮起来，“噻，原来就是你们到外面去通敌，带日本人进山来的！”

老猎人连忙分辩：“不是要我们跟你们一齐打日本人的吗？我们怎会……”

没等老猎人的话说完，那匪军官妈了一声，举起沉重的猎枪，用枪托狠狠的便向老人额角撞去。老猎人的太阳穴上登时涌流着鲜血，话没说出口，摇晃两步，便晕倒地上了。

群众惊呼起来，愤怒地叫骂着，骚动着。

马斯荣俯伏望着一动不动的父亲。他心如刀割，血液沸腾，浑身和头上热得比火烧还厉害，脑子胀得昏眩。他突然扎起身来，向着那匪官猛扑过去。军官把那根染满血迹的猎枪向他迎面扔掷，随即拔出短枪，向着斯荣放射。

枪声响过，斯荣捂着右颊，鲜血从他手缝疾涌出来；他踉跄了几下，便跟着也倒下来了。

坡地上嘈杂的喧叫声，这时象被刀切一样的截然静止下来。

那些匪官兵们想趁势溜走。但身后立刻爆发出更大的吼声，愤怒有如骤发的火山，其势不可遏。群众冲扑过来了！

匪军官向空间连续放了两响枪。这是一个信号。预先架伏在四周的机关枪和步枪便随着吼鸣起来，向着拥挤、骚乱、推撞着的群众密集扫射；刺刀在眼前晃动；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。……

有人挣扎着往外逃跑，走不了几步，随即中弹倒地。有人企图冲出射网以外，但立刻被马刀从后砍杀过来。有人拚死向士兵冲扑，未及身前，便被刺刀戳倒。一时惨叫声、呼号声、求救声、痛哭声，混成一团，震撼山野。

等到硝烟稍散的时候，近千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苗族同胞，已横尸血泊中。这时，远远的天边，太阳已经完全隐没在山后，峰尖托起一堆堆闪着金边的乌云。山野又变得令人难耐的沉寂。……

张哥鲁带着妻女离开村子，披荆斩棘的往深山密林中走动。到了黄昏，突然听到隐约传来杂乱的爆炸声和枪响，他走上一个山头，向下了望。凭着那双猎人的耳目，他看到已经远离了的村子山脚下，升散起缕缕的白烟，声音就是从那儿震荡开来的。他心里立刻明白了，这一定是族人又遭受到了不幸。这样突然蒙上的残酷的灾难，他真不敢多想，只有咬紧牙关，吞噬着那难言的悲愤。他随即把妻女安顿在一处崖旁的大树下，自己便急速从原路折返。这天夜里，月冥星耀，银河如化雪，山地隐约散发着微光，他独自摸到那山脚下去。

到了空地上，那儿乱尸累累，凝血滩滩；浓烈的火药气味还未散尽，地上升发起阵阵刺鼻的腥臭。张哥鲁怀着非常沉痛和悲

愤的心情，来回寻找着马斯荣父子的遗体。最后他发现到那根猎枪，在枪旁正躺着斯荣。斯荣的右颊被枪弹所穿，满脸血迹模糊，但却因伤反而得以不死。张哥鲁连忙把他救醒，在他的附近又找到了晕厥的老猎人。哥鲁便解下了腰间的竹筒子，摸到附近的溪边去取水。

正在这时，张哥鲁发现对面有个人影，晃荡而来。他警惕地伏下，但那人影忽又消失了。他心里疑惑，暗中窥伺，但久无动静，于是取了水便想转回去。突然，那个影子又绕在他的身后出现了。他转过来，本能地抽出一张小刀，飞掷过去。

对方机灵地闪开。那张小刀笃的一声深深地插入了背后的一棵树身上。

那人拨下小刀走近来。张哥鲁后退两步，马上又抽出了钩刀。

对方开声了：“别怕，是自己人。”

张哥鲁这才定了神，看出来人是一个黎族兄弟。两人打过招呼，哥鲁请他过来帮忙，一起把老猎人弄醒。那黎人身上披着一件单衣，下体只有两幅用山麻织成的吊襦遮掩着。但他毫不犹豫的立即把上衣撕开，替斯荣父子包扎着。他们一面在救护，一面便低声交谈起来。那个黎人先问：

“你没下山来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一早就逃开了。”

“应该这样。……唉，他们怎的会相信了毒蛇的舌头！”

“谁会想到，世上竟有这样杀人的啊！”

“我们黎族也走到绝路了！国民党千方百计的把我们抽干和抢光以后，也会象对你们这样，把我们全族也杀个精光的！”

“唉，这真是我们两族千古的大难啊！”

“灾难好象影子，它跟上了你就不会自己离开。……我们族

人商量好了，要起来跟这些国贼拚！”

“噢！这……拚得过他们吗？”

“不拚是白白等着死，拚也不外是死，但死得痛快些，也许就能拚出一条生路来！”

“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叫王老拔。”

“我是张哥鲁。”

原来这时黎族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到走投无路了，在白沙县的红毛乡已经秘密酝酿举行暴动，这就是后来一九四三年七月中旬发起的反抗国民党的革命斗争。王老拔接受了族人的委托，正到处进行联络和筹集武器（只有粉枪、弓箭和钩刀等）与火药。虽然在黑夜，张哥鲁依然看得见对方眼里闪着的光辉。这光辉感染了他，照亮了他的心扉，使他在万分悲痛失望中又掀腾起新的生活力量。

他两人分别把斯荣父子扶上山去。但老猎人的伤势太重了，流血过多，年纪也老迈，支撑到半路，便又倒下来。临死前，他带着含恨的眼光俯望山下，对着斯荣一字一句地嘱咐道：“要永远记住，我们是怎样死去的！”跟着便恳求张哥鲁把他的儿子带着，往高山上走，越高越好，山下绝不是他们苗族应到的地方。最后，他把那根仍然沾满着血迹的猎枪，交到斯荣手里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家里剩下来唯一的東西了。我们苗人，可以身上没有衣穿，却不能手上没有一根猎枪！……”说到这儿，老人一阵急喘；随后，喘息慢慢停止了。他合上眼睑，头一下无力地垂在哥鲁肩上，手臂象根被砍断的老年树干一般，骤然甩落下来。

他们把老人草草埋葬了之后，王老拔跟他俩告别，继续自己的行程去了。张哥鲁扶着斯荣，走上山头，找着他的妻女。

从此以后，马斯荣便随着张哥鲁，象一家人一样，攀崖越岭，远离山下，在荒山野林中到处流亡迁徙。他们忍受着天灾的为患，要防御野兽的侵害，加上工具极端贫乏，耕作十分原始，山地难以开垦，生活是越来越惨苦了。这时山区普遍流行着这样的一首民歌：

住在山腰羊云岗
深山密林不见光
葵叶搭寮避风雨呵
饮食不同世上人

百草藤心来做菜
野芋作饭好凄凉
多日难喝一口粥呵
从来少有油盐放

白天砍柴没衣穿
晚上睡觉无被盖
前门没有大路走呵
上山下岭手牵藤

山头哪能变样子
河水哪会改转流
黎苗哪时能翻身呵
太阳哪天照进来

.....

可是，张哥鲁和马斯荣这种人不象人、兽不似兽的悲惨生涯，也终于熬到尽头了。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开进了五指山区，建立起抗敌游击根据地，山区里的许多村庄逐渐被解放。一九五〇年春天，共产党的队伍开出了山区，迎接大军渡海南下，迅即解放了全海南岛。这时才应了民歌所唱的，黎族苗族人民真个翻身作主了，太阳照进了山区，五指山上现红云，山地全变换了样子！

张哥鲁和马斯荣经过几年的辗转流徙之后，又迁回旧地来了。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，斯荣爱上了哥鲁的女儿梅奥，并跟她结了婚。解放以后，人民政府帮助黎族苗族人民发展生产，送给他们耕牛、农具、种子和衣物。张哥鲁一家安定住下来，真正过着人的生活。

马斯荣成长起来，正当年轻力壮，体貌昂藏。他勤劳、勇猛、刚毅，但他心上有个顽固的疙瘩，始终无法消解。每当他想起山脚下大屠杀的那次遭遇来，他就变得偏狭和执拗，一记起父亲临终前对他嘱咐的那些话：“要永远记住，我们是怎样死去的！”“山下，不是我们苗人到的地方啊！往山上走，越高越好。”……他就浑身发烫，烧得满脸红晕，右颊那块伤疤特别绷得又紧又青。遇到这种时候，他就惯于一话不说，背起了那支古老的火药枪，冲上高山密林。只有当他置身在满眼翠绿的原始野林中，远处是嵒巉峭削的山岩，近处泉鸣淙淙，踏着脚下那又厚又软的叶泥，呼吸着清新、潮湿和带着松脂与野艾香味的空气，觉得四周的飞禽走兽都是他的对手而又是他的朋友，他才感到自由舒畅。整个雄伟、美丽、寥旷的山地，这时都是属于他的了，他就是这山头的主宰，再没有谁来威胁和压迫他。于是，痛苦的往事慢慢从记忆中消退了，逐渐被一种新的欢乐所代替，他浑身生发出力